

鸭子·蜜柑·入伍后

沈从文◎著

沈从文小说全集

卷一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沈从文
小说全集

卷一
鸭子·蜜柑·入伍后

沈从文◎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鸭子·蜜柑·入伍后/沈从文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9

(沈从文小说全集·卷一)

ISBN 978-7-5354-7424-7

I. ①鸭… II. ①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7591号

策 划: 尹志勇

责任编辑: 毛 娟 刘程程 刘兰青

封面设计: 力志设计·王志强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17.5 插页: 2页

版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18千字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沈从文小说全集》编辑说明

一、《沈从文小说全集》编入迄今收集到的沈从文先生所有小说作品。

二、曾出版过的作者自选集或单行本，按初版时间排序，以原书名和内容整体编入小说全集。其中，一选集内若有不同文体的作品，只收入其小说；不同选集若收有同一小说，该小说只编入小说全集的某一集内，其他选集仅存目备考。

三、未曾结集出版只单篇发表的小说，按发表或创作时间的先后，或按内容的相关性分编成若干新集，收入卷四和卷十二。

四、小说全集收入的已发表作品集或单行本，尽可能采用最早发表的文本或初版文本；作者主持增订过的著作，按增订版本编入；因故用其他文本，均附说明。

五、为最大程度地保持作品原貌，小说全集编入的作品，除对明显的编校错误和个别错字做必要的订正及按规范采用简化字外，均按原文排版。

作者的习惯用法，如：“做”有时用“作”，“熟悉”作“熟习”，“理智”作“理知”，“智慧”作“知慧”，“一律”作“一例”，“哪”多作“那”，“必须”多作“必需”，“字眼”多作“字言”，以及“佣人”与“用人”、“年青”与“年轻”、“癫子”与“颠子”、“火伙”与“火夫”等等并用，还有文中数字多使用汉

字，某些事物名称及人名、地名、译名与现今不一致的，均保持原样。作者对标点的使用，尤其是当标点符号连用时，有些和目前的规范用法不同，也保持原样。

文中“□”，除表示其注明的含意外，还表示原书或原稿中无法辨识的字迹。

编者

2013年12月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编者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研究中国文字的重要文献。

目 录

蜜柑	64
早餐	57
晨	48
初八那日	42
序	41
蜜柑	
槐化镇	35
占领	28
船上	23
腊八粥	19
代狗	16
夜渔	12
玫瑰与九妹	9
往事	5
雨	3
鸭子	

目 录

船上岸上	171
自序	169
老实人	
传事兵	160
记陆弢	155
炉边	149
屠桌边	144
松子君	129
岚生同岚生太太	122
我的小学教育	113
入伍后	99
入伍后	
猎野猪的故事	88
草绳	83
看爱人去	77
乾生的爱	69

一个妇人的日记	257
一件心的罪孽	244
老实人	218
在私塾	200
我的邻	194
连长	185
雪	178

鸭子

《鸭子》1926年11月由北新书局初版，为无须社丛书之一。原目：戏剧，《盲人》、《野店》、《赌徒》、《卖糖复卖蔗》、《雷神》、《羊羔》、《鸭子》、《蟋蟀》、《三兽宰堵波》（附文《关于〈三兽宰堵波〉》）；小说，《雨》、《往事》、《玫瑰与九妹》、《夜渔》、《代狗》、《腊八粥》、《船上》、《占领》、《槐化镇》；散文，《月下》、《小草与浮萍》、《到北海去》、《遥夜（一及二）》、《水车》、《一天》、《生之记录》；诗，《残冬》、《春月》、《薄暮》、《萤火》、《我喜欢你》。

本书只收录其小说。

雨

朝来不知疲倦的雨，只是落，只是落；把人人都落得有点疲倦而厌烦了。

各人在下课后左右无事耍了，正好到电话处去找朋友谈天。那方面若是一个女人，自然是更有意思！

叫来叫去，铃儿时时刻刻是叮叮当当嚷着的。

电话器死死的钉在墙壁上，接线生耳朵中受惯了各方催促，铃儿又是最喜欢热闹的一件东西；所以都还不生出什么脾味来——就中单苦了大耳朵号房。

他刚把一个洋服年青青儿的胡子后生从四舍十三号找来，眼见那后生嘴巴对着机子叽叽咕咕开阖了一阵，末后像生气似的样子，霍地挂上耳机，走出去了。休息换不到十口气那末久，墙上那铃儿又叮叮地在他打开会。

“喂，你是那——这是农业大学。……咸先生吧？你贵姓？喔，喔，又找他来？是，是。”他把耳机挂到另一个钉子上去。从响声沉重中可以看出他被人无理麻烦的冤抑来。这冤抑除用力的挂耳机外，竟也无从宣泄。“又是咸先生！”他还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自己能够听到的话。

这本来可以随意扯个谎，说找不到，就完事了。但他是新来这里不久的人，虽然每日里尝同到专司收发信件那位崔哥一起歇宿吃饭，还学不到这些可以偷闲的事。而且，自己一想到月前往在同乐春每日烧火，脸上趋抹刺黑^①，肚板油刮得不剩什么时的情景，责任心登时也就增加起来了。少不得又举起那只左手来（因为如今是

穿长衣，所以右手失了空闲。)挡拒着屋檐口上掷下来的大颗大颗雨点儿，用小步跑到四舍去找那年青的胡子后生。

桌子当中摆着那一座四方方的老钟，一摇一摆，像为雨声催眠了似的，走得更慢更轻了。钟旁平平的卧着那一本收信簿，也像在打瞌睡。靠着钟身边挨挤极近的一个小茶杯，还有大半杯褐色茶水，一点热气都没有。……

他眼睛看到那后生对着耳机笑笑嚷嚷，耳朵却为门外雨声搅着，抽不出闲空来听那后生谈的那么浓酽倒了^②的，究竟是些什么话。他便觉得那后生但对着耳机大笑，真是无聊。

后生又出去了。

当那后生从他身边过去的当儿，洋服裤子擦到他正垂着在髁骨边的左手时，随着有阵怪陌生但很好闻的气味儿便跑进了他的鼻孔。他昨天到消费社时，曾见到那玻璃橱内面腆腆的躲在橱角上，手指头儿大小的瓶儿；瓶中贮的什么精。——这时的气味，便是那瓶中黄水汁做的，他自信没有猜错！

这气味使他鼻子发痒，有打个把喷嚏的意思。不由得他不站起身来随同那后生走出门外。

雨还是不知疲倦；只是落，只是落。瓦口上溜下来的雨水，把号房门前那小小沟坑变成一条溪河了。新落下来的雨点，打成许多小泡在上面浮动，一刹那又复消失。一些小小嫩黄色槐树叶子，小鱼般在水面上漂走。倘若这些小东西当真是一群舂哥鱼崽，正望着它们出神的他，不用说早就脱了鞋袜，挽起袖子，自告奋勇跳下去把它们捉到手中了。——这好像它们自己也能知道本身不值价，不怕什么意外危险事到头！不然，眼看到大耳朵在那号房门前站着，痴痴地把视线投到它们一举一动上面来，为甚还是大大方方的在水上漂来漂去？

五月十三日于窄而霉小斋

本篇发表于1926年7月24日《世界日报副刊》第1卷第24号。署名休芸芸。

①趁抹刺黑，漆黑。

②浓酽倒了，亲密极了，到了有点粘粘糊糊的程度。

往事

这事说来又是十多年了。

算来我是六岁。因为第二次我见到长子四叔时，他那条有趣的辫子就不见了。

那是夏天秋天之间。我仿佛还没有上过学。妈因怕我到外面同瑞龙他们玩时又打架，或是乱吃东西，每天都要靠到她身边坐着，除了吃晚饭后洗完澡同大哥各人拿五个小钱到道门口去买士元的凉粉外，剩下便都不准出去了！至于为甚又能吃凉粉？那大概是妈知道士元凉粉是玫瑰糖，不至吃后生病吧。本来那时的时疫也真凶，听瑞龙妈说，杨老六一家四口人，从十五得病，不到三天便都死了！

我们是在堂屋背后那小天井内席子上坐着的。妈为我从一个小黑洋铁箱子内取出一束一束方块儿字来念，她便膝头上搁着一个麻篮绩麻。衙子里跑来的风又凉又软，很易引人瞌睡，当我倒在席子上时，妈总每每停了她的工作，为我拿蒲扇来赶那些专爱停留在人脸上的饭蚊子。间或有个时候妈也会睡觉，必到大哥从学校挟着书包回来嚷肚子饿时才醒，那么，夜饭必定便又要晚一点了！

爹好像到乡下江家坪老屋去了好久了，有天忽然要四叔来接我们。接的意思四叔也不大清楚，大概也就是闻到城里时疫的事情吧。妈也不说什么，她知道大姐二姐都在乡里，我自然由她们料理。只嘱咐了四叔不准大哥到乡下溪里去洗澡，因大哥前几天回来略晚，妈摩他小辫子还湿漉漉的，知他必是同几个同学到大河里洗过澡了，还刚重重的打了他一顿呢。四叔是一个长子，人又不大肥，但很精壮。妈常说这是会走路的人。铜仁到我凤凰是一百二十

里蛮路，他能扛六十斤担子一早动身，不抹黑就到了，这怎么不算狠！他到了家时，便忙自去厨房烧水洗脚。那夜我们吃的夜饭菜是南瓜炒牛肉。

妈为捡菜劝他时，他又选出无辣子的牛肉放到我碗里。真是好四叔呵！

那时人真小，我同大哥还是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为四叔担去的！大哥虽是大我五六岁，但在四叔肩上似乎并不怎么不匀称。乡下隔城有四十多里，妈怕太阳把我们晒出病来，所以我们天刚一发白时就动身，到行有一半的唐峒山时，太阳还才红红的。到了山顶，四叔把我们抱出来各人放了一泡尿，我们便都坐在一株大刺栎树下歇憩。那树的杈桠上搁了无数小石头，树左边又有一个石头堆成的小屋子。四叔为我们解说小屋子是山神土地：为赶山打野猪的人设的；树上石头是寄倦的：凡是走长路的人，只要放一个石头到树上，便不倦了。但大哥问他为甚不也放一个石子时，他却不作声。

他那条辫子细而长正同他身子一样。本来是挽放头上后而再加上草帽的，不知是那辫子长了呢还是他太随意，总是动不动又掉下来，当我是在他背后那头时，辫子尖端便时时在我头上晃。

“芸儿，莫闹！扯着我不好走！”

我伸出手扯着他辫子只是拈^①，他总是和和气气这样说。

“四满（注一），到了？”大哥很搔急的这么问。

“快了，快了，快了！芸弟都不急，你怎么这样慌？你看我跑！”他略略把脚步放快一点，大哥便又嚷又摇的头痛了。

他一路笑大哥不济。

到时，爹正同姨婆五叔四婶他们在院中土坪上各坐在一条小凳上说话。姨婆有两年不见我了，抱了我亲了又亲。爹又问我们饿了不曾，其实我们到路上吃甜酒米豆腐已吃胀了。上灯时，方见大姐二姐大姑满姑（注二）各人手上提了一捆地萝卜进来。

我夜里便同大姐等到姨婆房里睡。

乡里有趣多了！既不什么很热，而夜里蚊子也很少。大姐到久一点，似乎各样事情都熟习。第二天一早便引我去羊栏边看睡着比猫还小的白羊，牛栏里正歪起颈项在吃奶的牛儿。我们又到竹园中

去看竹子。那时觉得竹子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本来城里竹子，通常大到屠桌边卖肉做钱筒的已算出奇了！但后园里那些南竹，大姐教我去试抱一下时，两手竟不能相掺。满姑又为偷偷的到园坎上摘了十多个桃子。接着我们便跑到大门外溪沟边上拾得一衣兜花蚌壳。

事事都感到新奇：譬如五叔喂的那十多只白鸭子，它会一翅从塘坎上飞过溪沟。夜里四叔他们到溪里去照鱼时，却不用什么网，单拿个火把，拿把镰刀。姨婆喂有七八只野鸡，能飞上屋，也能上树，却不飞去；并且，只要你拿一捧包谷米在手，口中略略一逗，它们便争先恐后的到你身边来了。什么事情都有味：我们白天便跑到附近村子里去玩，晚上总是同坐在院中听姨婆讲打野猪打獾子的故事。姨婆真好，我们上床时，她还每每为从大油坛里取出炒米，栗子，同脆酥酥的豆子给我们吃！

后园坎上那桃子已透熟了，满姑一天总为我们去偷几次。爹又不大出来，四叔五叔又从不说话，间或碰到姨婆见了时，也不过笑笑的说：

“小娥，你又忘记嚷肚子痛了！真不听讲——芸儿，莫听你满姑的话，吃多了要坏肚子！拿把我，不然晚上又吃不得鸡膊腿了！”

乡里去有场集的地方似乎并不很近，而小小村中除每五天逢一六赶场外通常都无肉卖。因此，我们几乎天天吃鸡，惟我一人年小，鸡的大腿便时时归我。

我们最爱看又怕看的是溪南头那坝上小碾房的磨石同自动的水车：碾房是五叔在料理。那圆圆的磨石，固定在一株木桩上只是转只是转，五叔像个卖灰的人，满身是糠皮，只是在旋转不息的磨石间拿扫把扫那跑出碾槽外的谷米，他似乎并不着一点忙，磨石走到他跟前时一跳又让过磨石了。我们为他着急又佩服他胆子大。水车也有味，是一些七长八短的竹篙子扎成的。它的用处就是在灌水到比溪身为高的田面。大的有些比屋子还大，小的也还有一床晒簟大小。它们接接连连竖立在大路近旁，为溪沟里急水冲着快地转动，有些还唧哩唧哩发出怪难听的喊声，由车旁竹筒中运水倒到悬空的枳（注三）上去。它的怕人就是筒子里水间或溢出枳外时，那

水便砰的倒到路上了，你稍不措意，衣服便打得透湿。我们远远的立着看行路人抱着头冲过去时那样子好笑。满姑虽只大我四岁，但看惯了，她却敢在下面走来走去。大姐同大姑，则知道那个车子溢出后便是那一个接脚，不消说是不怕水淋了！只我同大哥二姐却无论如何不敢去尝试。

一：乡人呼叔叔为满满

二：满姑乃最小之姑母

三：剡木以引水之物

本篇现未查到收录《鸭子》以前的发表记录。

①拚方言，音 bēn。用力拉扯。

玫瑰与九妹

大哥从学堂归来时，手上拿了一大束有刺的青绿树枝。

“妈，我从萧家讨得玫瑰花来了。”

大哥高兴的神气，像捡得八宝精似的。

“不知大哥到那个地方找得这些刺条子来，却还来扯谎妈是玫瑰花，（九妹说）妈，你是莫要信他话！”

“你不信不要紧。到明年子四月间开出各种花时，我可不准你戴，……还有好吃的玫瑰糖。”大哥见九妹不相信，故意这样逗她。说到玫瑰花时，又把手上那一束青绿刺条子举了一举，——像大朵大朵的绯红玫瑰花已满缀在枝上，而立即就可以折下来做玫瑰糖似的！

“谁希罕你的，我顾自不会跑到三姨家去折吗！妈，是吧？”

“是！我宝宝不有几多，会希罕他的？”

妈虽说是顺到九妹的话，但这原是她要大哥到萧家讨的，是以又要我去帮大哥的忙：

“芸儿去帮大哥的忙，把那蓝花六角形钵子的鸡冠花拔出不要了，就用那四个钵子分栽。剩下的把插到花坛海棠边去。”

大哥在九妹脸上轻轻的刮了一下，就走到院中去了。娇纵的九妹，气得两脚乱跳，非要走出去照例报复一下不可。但终于给妈扯住了。

“乖崽，让他一次就是了！我们夜里煮鸽子蛋吃，莫分他……那你打妈一下好吧。”

“妈讨厌！专卫护你大哥！他有理无理打了人家一个耳巴子，